

万物有灵

□ 张天吉

一个没有得到信仰的爱好好像遍地都是有形的事物容易让人精神分散
无形的光让我想到世界的尽头走上一走

一切求索都只是高端意识的
二次唤醒和重新回归

当认为死亡是万物的结束
大外世界会发出召唤之声
死亡是最肤浅的存在

所有智慧到了一定阶段,都将汇总
像河流一样
从四面八方流向远方的巨大灵感源

也许灵感并非全部源于我们的生活
也许还有更多更妙隔绝于大外世界

有序的激情律动让无数个我无限的接近本真
灰暗的死寂中很难出现无与伦比的绝妙灵感

我们总被有支点的意识所围住
没有支点的冥想显然早已铺天盖地

我的冥想总试图走出小我
去与死亡互补
去与新生互补
去与光芒互补
去与黑暗互补
世上的万物就像是灵感互补

我的召唤总是告诉我
往往越到事物纯净
越稀有的一面越能和灵魂高度吻合

当迷恋越来越少
束缚越来越小
向内世界即会到达终点
成为大外世界的起点

“我们”仅仅只是灵感的一次微旅
“我们”之后还会出现大量物种
继续表演

一切事物都是混沌的镜像
只有光带有灵性

光
在说明一切



本报记者 连国秀 摄

九月

□ 江彩秀

九月,早晚的风里已浸着秋的味道,树间晕染开秋的色彩,连阳光都多了几分温柔。

清晨推开窗,一阵风扑面而来,带着凉意——是熬过盛夏后,秋风独有的清爽。人不由得站在原地,忽然惊觉:每日两点一线的奔波里,竟几乎忘了时节的流转。

匆匆洗漱出门,走到大石峰岭旁的大道上,才发现那些攀在石壁上、叫不出名字的藤蔓,早已青黄相间。恍惚间想起黄昏时,落日余晖斜斜地铺在石壁上的光影,忽然想写首诗,送给远山,送给你,也送给这温柔本身。

我总擅长在生活的夹缝里捕捉温暖,却又改不掉伤春悲秋性子。见着

火红的枫叶

□ 钟国樾

我对枫叶怀有深深的情愫。老家大门口左侧五六米远,有株五角枫,两三层楼高,主干需两人合抱,树冠如巨伞。小时候常在下面乘凉玩耍,它伴随我一起成长。秋天,枫叶渐渐由绿变红,随风飘落,地面铺上一层厚厚的红毯,踩上去沙沙作响,宛如一曲美妙的协奏曲。

那年二月,枫叶还未吐绿,我报名参军。当时已参加工作,还去当兵吃苦,有人说我傻。父母亲生于上世纪20年代,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有军队来保卫。虽心有不舍,却仍支持我。临行前,在枫树下殷殷嘱咐:“到部队后要听党话,好好干,为家乡争光。”我挑了平时喜欢的一本书,连同那枚自制的枫叶书签,一起到部队。

八九个月后,上街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穿军装的半身彩照寄回家。65式绿军装,鲜红的五星帽徽和两片红领章,衬托着一张略显稚嫩的脸庞,家人们看了特别高兴。那五星帽徽,与门前的五角枫叶很相似,父母亲眼睛湿润了。正是秋叶染红时,每天会情不自禁地朝树上枫叶多看几眼,也常与枫叶喃喃私语,把对孩子的思念与期盼,让枫叶传递。

连队驻在永新县境内,距著名的“三湾改编”地100多公里。记得是读初中时,从课本上知道“三湾改编”故事。也是在满山红叶季,连队结合野营,组织官兵来这接受传统教育。

山湾村位于群山环抱中,茂密的山林,起伏的山岗,已是秋意浓浓,色彩斑斓。我们来到向往已久的枫树坪,两株高大挺拔枫树,伸出长长的枝臂,热情欢迎我们到来。枫叶嫣红,秋风吹过,摇曳作响,仿佛在诉说当年的故事。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委员带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这里。经过总结思索,决定对部队改编,在枫树坪向官兵宣布了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等等一整套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此点燃了我军永恒不灭的军魂。

我伫立枫树下,仰望红枫,思绪万千。当年那些衣衫褴褛的官兵,年龄与我们相仿,在缺衣少食,作战频繁,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情况下,为什么依旧精神昂扬,意志坚定,甘愿吃苦,一往无前呢?关键是他们心中铸就了坚定的革命信仰。这信仰来源于党的光辉照耀,迷茫时,让你清晰;挫折时,让你坚强;胜利时,让你警醒;从而引领我军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枫叶在秋阳里熠熠生辉。透过枝叶,将斑驳光影撒在绿色军装上,浑身感到暖洋洋的。临别时,我不由自主地采撷了几片枫叶,一看,也是五角枫,叶片大而规则,红得通透。我小心翼翼放进挎包的笔记本中,留作书签珍藏至今。

几年前,我偕妻子到新疆旅游,顺道看望多年未见的表姐。她住乌鲁木齐

这发黄枯萎的藤蔓,心里竟涌起莫名的惋惜。竟念起《红楼梦》里“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句子。

走过阴凉的大道,一抹阳光斜过头顶,晃得人睁不开眼,带着些微的烫,却也透着暖意。原来光明的大道,就在不远处的路口。

忽然想起有本书,叫《拐角遇到爱》。

齐市,第二天又热情陪我们到天山天池游玩。

这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四周峰峦耸立,如铠甲卫士守护在侧,湖水清澈碧透,幽谷深壑。我们沿湖边石径、栈道漫步,陶醉在湖光山色美景中。倏然,山坡上几从殷红的红枫,蓬蓬勃勃,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耀眼夺目。我兴奋地爬上去,近距离观赏。它只有两三尺高,属元宝枫,质朴壮实。殷红叶片,元宝状叶形,尤其是大小叶脉,宛如地图标注的山川河流,纹理清晰,非常分明。我选摘几片适合做书签的枫叶,带回宾馆。

表姐多年在企业的行政部门任党支部书记,我则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算是同行。聊天时,互相交流。她笑道,地方与军队一样,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领导上,也是生命线。又顺手捏起茶几上一片枫叶:“你看,这枫叶从叶柄分散出主叶脉,主叶脉下面又分散出次叶脉,次叶脉下面再分散许多细小叶脉。枫叶的营养,就是通过这结实的叶柄,输导到各主次和细小叶脉上,再由它们流畅到叶片,让枫叶和枫树苗茁壮成长。我们做党支部工作,就是把握人的思想脉搏,凝心聚力,让单位所有人成长成才,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

表姐一席话,令我有所感悟。又将枫叶置于掌心,仔细端详。这火红的枫叶,记录了岁月风雨,饱含对大地深情,蕴藏着深刻道理。

聊寮记

□ 谢亨

侃古道今,乐得意气相投,岂不快哉?

茶室既成,便立凳架桌,置壶备盏,并请洪都徐小荣兄提笔挥毫,留下墨宝悬于壁上。是兄自号“野墨”,草书行云流水,我久慕其才,终得蓬毕生辉矣。更有百年瓷画一幅,题曰“深山访友图”。画中山深云老,一长衫士人拄杖过溪,从岁月深处踽踽行来;往壁柱上一挂,清旷之幽便飘逸空间。不久前,画院好友杨辉小坐聊寮。辉君字逸春,水墨造诣颇深,见此画赞曰:好个青花高古写意!难得此画镇宅,聊寮美景方长。

斯是陋室,聊寮颇享妙趣。每每启动排气扇,叶片转动声微,宛若穿谷山

风送来清凉;间或偶闻落水潺潺,似有清溪隐于石间。于此“声不在耳,目不可视”清静中,或与友人对弈一局,或在纸上随笔涂鸦,或只是呆望茶烟袅袅,无不愉悦适意。然聊寮之趣,非独在形,更在心境。尤其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常常独处聊寮,听风声水响,观古画新茶。昔人谓“大隐隐于市”,我辈不能隐于深庭广厦,却可躲开纷繁世事,暂寄一隅小筑,啜清茶一盏,得片刻清欢。

人生百年,贵在真我。我改斗室作聊寮,有翰墨书香,有山水林泉,又有知己清谈。有此三者,足以安放身心,慰藉平生。此记之。

难以忘却的记忆

□ 刘典

我从未见过我的太奶奶,那个从南京城的战火中逃出来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都藏在爷爷的记忆里。

太奶奶是爷爷的母亲,原是南京城里一户寻常人家的女儿。起初的南京城,还未被战火燃及。那里有秦淮河,日日夜夜泛着粼粼波光。夫子庙的叫卖声能从清晨传到日暮。太奶奶家的小院里有一棵老槐树,每到初夏,雪白的槐花便洒满台阶,爷爷他们一家人总爱坐在树下,听他们的母亲讲故事。

1937年的冬天,寒意比往年更甚。12月10日,日军大批集结,猛攻南京城,慌乱像瘟疫一样在城里蔓延,商铺关门,行人奔逃,往日热闹的大街小巷,只剩下散落的衣物和哭喊的孩童。那天夜里,太奶奶的两个哥哥对着太奶奶和她的妹妹说:“南京需要我们,我们留下,你们快走。”

于是他们一起凑齐了重金,雇了一位车夫和一辆黄包车,送她们逃离南京。昏暗的灯光下,两个哥哥站在路边,太奶奶回头,临别时看不清他们的脸。车夫的脚步急促而沉重,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乱世敲打着不安的节拍。她们在黄包车上不敢出声,不知道前路是否安全,但她们知道必须离开这座即将被血洗的城市。

车夫跑了几天几夜,把双脚跑肿了,黄包车的轮子也在一次次颠簸中坏了。终于,她们逃到了九江,捡回了性命。后面的几天里,太奶奶一直打听着南京城的消息。可她等来的却是南京沦陷、日军屠城的噩耗。那两个送她们离开的哥哥,成了太奶奶一生的牵挂。

后来的岁月里,太奶奶在湖口安家,生下了爷爷,终其一生,再也未能返回故土。但关于南京城的记忆,从未在太奶奶的脑海里淡去。爷爷说,他从小就是听着太奶奶的故事长大。每当晚饭过后,太奶奶总会坐在屋檐下,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述起南京城的往事。她说秦淮河里的画舫,船头挂着红灯笼,桨声咿呀,歌声婉转;说夫子庙的糖葫芦,裹着厚厚的糖霜,咬一口甜到心里;说家里的老槐树,夏天能遮出一大片阴凉,她和她的妹妹总在树下捡槐花做饼。可每当说起她的两个哥哥时,她总是会声音哽咽,泪如雨下。

爷爷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出生的,他没亲身经历过那段黑暗的历史,却在婆婆的讲述中,一次次感受到了历史的伤痛。而我,作为一个00后,从小在和平年代长大,更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未体会过颠沛流离的苦难。每当爷爷在日本投降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公祭日跟我提及婆婆的故事时,我的内心总是会莫名沉重。

爷爷从没见过他的那两个舅舅,但他知道太奶奶很想念他们,因为太奶奶每次说到他们时,总是泣不成声。我也从没见过我的太奶奶,但我也知道爷爷很想念她,因为爷爷每次和我提及她时,他的眼里也常闪烁着泪光。爷爷说,太奶奶临终前,已经说不出太多话,却仍在念叨着她的两个哥哥,她拉着爷爷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说……他们是不是逃出来了?是不是在某个地方过着平静的生活,终其天年……”还是早已死在了日军的刀枪下?”

如今,太奶奶的坟前长满了青草,爷爷也老了很多。可那段苦难的故事,却像一根线,将我们几代人紧紧连在一起。它提醒着我,平静的生活来之不易,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无辜,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都不该被遗忘。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了不让曾经的苦难再次上演。